

羅摩亭札記

閩



錫

山



書

端

(一)

蘿摩亭札記卷五

徐溝喬松年鈔撮

紀文達筆記載介學士贈詩有鸚鵡新班之語未知出處按鸚鵡班見元遺山詩

今俗方春繪春牛像鬻之牛旁芒神像爲一童子名之曰忙兒極爲可笑五代史補羅隱譏宋忙兒不放牛何名忙兒是此語亦古

京師無賴有譚名李達者取梁山濞盜名也因憶後漢書有李達與許劭同里先醫廟從祀列伊尹初未知何據繼乃知出於墨子然墨子乃設爲喻言若傳說和美之意非謂伊尹真能醫也呂氏春秋亦有伊尹湯劑之語此似割烹之意亦非謂醫

俗以釧爲錫字當作鉞見歐陽文忠奏事錄韓蟲兒事

唐人謂之腕闌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宋人謂俗本訛作形天無千歲

蓋傳寫之誤

錢竹汀云唐等慈寺碑

在汜水縣

有云念形夭之魂久淪長夜疑山

經竟是形夭後人轉爲天耳

予按此說近理形夭形夭皆可解天字則不可

解也若錢說是則宋本形夭兩字不誤矣

周必大二老詩話謂形夭二字不誤

周禮肆長注卽今行頭

陶令閑情賦謂防閑其情繁主簿定情篇謂止定其情

定者止令不動之意皆抑情之意

人誤以閑爲閒適之閑又誤以唐明皇欽釧定情作此定情大乖原義

張平子有定情

賦卽繁詩意

萬姓統譜繼陋特甚齊明兒良是兩人也乃以齊明兒爲一人名隋將張須陁

乃截去張字以須爲姓其後又有取之爲尙友錄者年代舛誤或以劉宋爲趙

宋以郭周爲宇文周以宇文爲三代尤可笑

門姓內既收門文愛文姓內又列文門愛誤甚

今潁州府潁上縣志謂管仲產於其地蓋據史記管夷吾潁上人也但史記所

謂潁上非今之潁上今之潁上在春秋時爲胡子國在漢爲慎縣史公所謂潁

上但謂潁水之旁非地名也如太公望則曰東海上人也亦是海濱之意潁水有原有委相距千餘里今之潁上潁水之委仲所產地當在潁之上流定爲鄭人樂史太平寰宇記列仲於潁州人物引史記之文蓋亦忘潁上縣名乃隋所置不應以證史記又於青州人物亦列仲則又疑以爲齊人矣在太平寰宇記當列於許州乃爲得之 莊君械曰管仲姬姓

韋昭國語注

自是管叔之後故管城

在鄭州境亦與潁水相近可斷爲今之鄭州人斯言允矣

俗書鳳皇皇字作鳳絕無所據蓋避皇王之皇姑仿鳳字之形而臆造之耳然鳳字乃鳥上加凡今鳳字只加几雖仿亦誤也此字若避皇王之皇當書作鷁

字

劉聰作
儀殿

元孚貌短而禿宇文泰於酒垆上加帽戲之孚見之乃曰吾兄弟輩何爲竊入

王家因持酒歸泰大笑此事類書或作阮孚大誤

泰身未即帝位記此事或記爲文帝讀者不察將以爲君

之戲
臣

尙書之尙並無平音媿鄰錄夢溪筆談皆言讀平聲者之非蓋爾時土音如此
讀也今學人乃有讀爲常以示異者誤矣 惟周禮稿人下注若今尙書陸德
明釋文音常又時亮反此德明之誤

子張學干祿學是問字之訛

史記可證

好學近乎知學亦問字之訛

漢書公孫宏傳可証

曹交

乃鄉君弟非曹君弟

曹亡已久鄉則曹姓

山徑之蹊間徑當作崕

法言可証

皆李子文先生說

子文名雲章大興人子嘉端者官安祿巡撫

任昉辭奪禮啓李注則引作子張學干祿唐時已作

學矣隋文帝惡隨字從走改爲隋文人譏其不識字蓋走本非走而隋字說文
訓爲裂肉更不祥也桂未谷云隋之訓爲裂肉於義無徵六書故引唐本說文
作列肉亦費解此正當是烈肉蓋說文古文紫字從隋省作稽紫者積紫加牲
而燔之詩曰載燔載烈傳謂貫之加於火曰烈桂公此語乃得隋字之正解
鸚鵡本從母三國志注引烏名鸚母未聞鸚父至狄仁傑對武后曰鸚者陛下
之姓則字又從武揣其從武似因從鸚而變然則本從母耶從母耶

軍中司饋餉者謂之糧臺人或稱之曰糈臺蓋因說文解糈字曰糧故謂糧爲糈然糈自是祭神之精米非尋常糧米也不知許祭酒此解本自何書

古人杜撰之陋說而流爲丹青者如足下之解爲晉文公之歎介子推也不借之解爲鳳子之草履不肯借人也律令之解爲雷部推車鬼也

不借按釋名言其賤易各自有之不待假借於人

春秋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禮含文嘉以虞戲燧人神農爲三皇尙書大傳以燧人備天道伏羲備人道神農備地道爲三皇

見風俗通

是知天皇地皇

人皇之說爲謬言也

焦弱侯筆乘謂揚子雲未及仕於新莽之朝班史誣之全謝山折其不然愚按全氏之說是焦氏之說非也子雲作甘泉賦在成帝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則三十餘年以班史贊中謂雄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至天鳳五年正七十餘年謂其卒時七十一歲於事理實近若焦氏則亦據班贊內王音奇其文雅召爲

門下史以爲音秉政當在建始之初雄是時四十餘自建始至五鳳又七十繼年則子雲當在百歲外班旣謂子雲壽七十一則莽僭位時子雲已早死矣而未思王音於陽朔元年方爲侍中建始初年豈得開府召士卽以陽朔元年計之至天鳳五年亦不過四十二年耳班史之文本明不煩曲爲之說至桓譚新論謂子雲作甘泉賦夢陽出明日遂卒是子雲一賦甘泉卽死將羽獵河東皆非所作並不得有七十一年之壽是詎可引以爲證哉 法言篇末謂漢興二百一十年未有若漢公之懿者此是元始五年方在頌莽其去莽之篡漢亦不過三年 愚按子雲仕莽不煩曲爲之諱班史之意謂如劉歆輩以文人而附會符命子雲乃獨不然恬淡自守不營求進取爲已加人數等蓋古人論人恕後儒論人苛如蘇武窮荒十九年一世詔爲奇節然居然與胡婦生子而爲單于牧羊特不肯爲其臣耳後儒論此猶以爲遺憾在彼時則祇有推重而絕無苛求也子雲事亦如此班史與朱子綱目各行所見不必爲子雲回護亦不須

力詆之也 狄梁公反周爲唐報國之忠爲後世所共信然以前明氣節之士處之則必不肯爲必上書指斥痛詆爲武后所殺乃爲忠然而所成者小矣

新莽時王浩王嘉棄其官見李業傳此固高出子雲之上又胡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薛方逢萌莽徵不至

新序謂孟獻子得二士曰顏回茲無靈孟獻子去顏子爲時絕遠此殆寓言茲無靈或是茲無還之族

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有披裘負薪者季子令取彼金披裘者瞋目拂手而責季子此事固荒忽不可信然爲此言者意謂季子令彼薪者取此遺金以自贍非謂季子欲取此金而令薪者代爲之役也論衡辨之曰季子必出有前後車有附從既不恥取金何不使左右而煩披裘者是以爲季子欲自取其金也大誤矣

晉語妹喜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膠鬲比而亡殷褒姒與虢石父比而亡周以

伊尹膠鬲與虢石父並論誠所未解

夏侯太初樂毅論曰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毅傳無此語且以文義度之當指惠王乃曰昭王誤甚

王伯厚謂御史大夫嚴延年女爲昌邑王妻袁子才謂是執金吾嚴延年之女

當在攷之

一字次卿
一字長孫

昌邑王妻十六人有嚴羅紉

印延年女也

紉與敷同音當是

彼時女子美稱或名羅紉或名羅敷香祖筆記引馬永卿之語曰李西臺小詞中書羅敷爲羅紉不知何故蓋阮亭亦未悟羅紉爲羅紉之誤而羅敷可寫作羅紉也特秦羅敷與嚴羅紉固是兩人耳

泰山無字碑前人謂碑文在內而外加石函予謂此是祭時爲之主耳非碑也道家所謂急急如律令是漢時文牘結語如今之箭到母違張道陵二十四治治民治神皆用此語耳

李小湖通政好雲樓集謂應劭風俗通有孟蘭盆之語予檢之不得豈所見本

不同耶然孟蘭盆恐非漢魏所有

句讀二字讀字讀如逗見於集韻按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注引說文曰投

與逗通逗止也句之所止也則今之所謂句讀者當作句投而音逗

袁簡齋說愚又

按周禮天官小宰宮正注鄭司農讀火絕之戚讀如本音徐音豆然此仍是誦讀之義非謂半句也

今士子所祀之魁星當作奎星論者又謂天官書奎亦不主文事不觀孝經援神契乎援神契曰奎主文章倉頡仿象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倉頡視而作書此奎主文章之證且今之陟清華掇巍科者必取辦於楷書則士之祀奎星尤其宜也

援神契又謂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

妄人或以俚鄙之詞託爲名人所作後人或信而收入全集李太白集中僞託者最多尤可詫者撥開白雲見青天四句因思有人刻東坡雜文列豬肉頌有

爛煮熟時他自美之語酒肉正堪作對 或者曰李好酒坡嗜肉當獲此惡文字之報然坡公屢言蔬食之樂非嗜肉者

繆字或讀作謬或讀作穆或讀作謬之平聲無妙字音也今姓氏之繆皆讀爲妙於古無徵正字通云繆姓讀若妙非古音也然則明世已讀作妙矣 哈字讀鄂合切蓋入聲也萬姓統譜列哈姓九蟹則讀如海字今北人讀作孩瓦切與萬姓統譜又不同

雒陽之雒從各從佳魚豢謂漢人忌水作雒乃後人謂佳名二字合文大誤博物志亦謂漢忌水從各從佳魏土德不復忌水

宋元人謂猛獸爲恣律此正是毅字見爾雅

或謂俗謂飲曰喝此字有所本否曰淮南子一哈水而甘苦辨矣當是此哈字或謂俗寫搽字有此字否曰此當作塗字耳塗有茶音凡塗金塗粉皆當讀如茶也

俗寫之歪字當作昂說文口戾不正也唐韻在十三佳

喊字流俗作叫呼解按揚子狄牙能喊不能齊不齊之口注喊嘗其味也蘇子瞻洄酌亭詩用之

今俗謂有力曰有勁凡挽強弓輒論其若干勁矣按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門

之關卽作力解

亦見淮南子

濟甯太白酒樓有太白與任城賀令兩像詢賀令之名或以四明狂客對非也賀監未嘗爲任城令此賀令太白集有之而逸其名杭堇浦謂太白與孔巢父等飲於任城則任城之樓當爲六逸作

李陽冰之冰向讀凝字錢竹汀云其兄字堅冰則皆當作冰霜之冰

孔子夫人相承作开官氏錢竹汀據漢韓勅禮器碑宋祥符追封詔元至順冊封詔之上石者皆爲并官以爲凡刊本作开者皆誤

今俗謂皁色曰玄青而謂皁之兼紺者曰天青誤也皁之兼紺者正當名爲玄

青玄乃赤黑色玄鳥是也俗又謂之燕尾青則近之矣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封膜周時人善畫殊不知所出後檢穆天子傳云封膜畫於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則膜畫乃是人名封之於河陽與畫無涉字且作畫不作畫也蓋張彥遠誤讀而因以謬解耳 拾遺記曰烈裔工畫名畫記漢魏善畫者列諸葛亮不知何據

可兒可人六朝人通用蓋兒字古讀聲近泥人字江南人讀近寧泥寧雙聲故人與兒通用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嘗疑蟹未可以糖漬老學菴筆記云唐以後始有沙糖唐以前皆飴糖若糖蟹糖薑則皆糟耳理或然也

孫奕示兒編曰魏相漢書不音不可作去聲讀劉更生漢書不音不可作平聲讀愚意不以爲是當再考之

洞簫之洞當讀平聲說文筒通蕭也

今大名府古魏州也蓋取左傳魏大名也之語易爲大名然畢萬之魏乃今蒲州之永樂鎮後爲永濟縣若大名之魏乃魏武侯別都與畢萬之始封無涉

袁枚隨園隨筆謂古男子裹足引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愚按箋謂如今行膝偃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此只是今之裹髀非裹脚也隨園乃解之云行而緘足故曰行膝邪而纏之故曰邪幅以爲男子裹脚之證蓋臆造妄說隨園又謂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出公怒其無禮豈必赤足乃爲有禮蓋必有邪幅纏足此尤謬言書不云乎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非赤足乎卽褚師聲子韞而登席下文明云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顯是不韞則赤足故恐君見而設也若本有纏足布則聲子不去韞之罪更無可辭矣又案孔穎達詩正義謂自足至脛足卽脚跗也玉篇跗足上也儀禮士喪禮注跗足上也疏謂脚背也合數則觀之則邪幅在下明是從足背之上纏至脛不併脚指脚心同纏若脚心則古人謂之蹠或作跣孔穎達倘注爲足謂蹠方是纏足今明指爲脚跗豈

可便謂纏足耶 少儀祭無跣燕則有之是燕恒跣也

許瀚曰哀矜之矜當作矜而讀若鄰不當讀若兢其說甚辨然愚不敢信

王伯厚謂韓文公曹王臯碑云搏力勾卒嬴越之法勾卒見左傳宋王爲左右

勾卒

哀十七年三月

秦之搏力未見所出愚按王翦伐楚投石超距卽所謂搏力矣

衛宏漢儀太史公位丞相上明于文定筆塵曰位者朝著之位如唐宋記注官在人主左右非謂其官在丞相上也

袁枚曰史記龜策傳夸而目巧數爲象郎注引許慎曰象牙郎也象牙郎不知何官愚按郎卽廊字之省文觀下文自見謂以象牙飾廊袁疑爲官名誤矣

周從不密計昭穆至文王十四世爲穆則文王是穆也武王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則文王又是昭也

趙李相經過或是趙季李款成帝時陽翟大俠見漢書

袁枚曰龍陽君高誘注幸臣鮑彪注幸姬鄭櫻桃世傳男寵十六國春秋謂是

女姬愚按鮑彪注龍陽君仍是幸臣吳師道注乃謂是幸姬以魏語觀之當以幸臣爲是幸姬之說非也鄭櫻桃當從十六國春秋爲石虎之后世謂男寵者蓋據晉書載記石季龍優童鄭櫻桃而言

石鼓有以爲秦文公時作有以爲宇文泰時作汪師韓謂是宣帝時作建德二年二月宣帝爲太子曾獲白鹿於岐州是以鼓中屢稱鹿又楊柳靈雨皆春景也文內既稱天子又稱嗣王天子謂宣帝嗣王謂靜帝當是大象初年侍從之臣追紀其事而刻鼓耳

開元時得默啜首者郝靈筌也白樂天新樂府折臂翁詩自注云郝雲岑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蓋用說苑越使諸發以一枝梅遺梁王之意

楚辭悲回風施黃棘之枉刺愚按秦楚先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於武關遂被執必是黃棘之會有失策耳

王右軍父名羲子名獻古羲獻字相通斯亦疏矣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此謂習水耳素隱正義兩說皆非楊升菴以墨子曰西子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謂越沉西施於江以死隨鴟夷者指伍子胥先盛鴟夷以死今以西施隨子胥也而謂西子隨范蠡者爲非愚謂越之入西子於吳原欲惑吳而亡其國今吳旣沼矣在西子於越爲有功烏喙雖寡恩亦何至轉以此罪西子哉升菴之說殊非情理至墨子謂沉其美者謂晦迹耳鴟夷仍指范少伯

云爾二字古人卽作如此二字解一種二字古人卽作一樣二字解 今人用云爾及一種似與古人稍異

徊徊兩字見五代史王處直傳

段徊徊人名

棹楔之制見五代史李自倫傳

五事思曰睿董子作思曰容蓋容與容相似而致誤然董子竟以寬大無不容解之則大誤矣